# 孔子集語

# 孔子集語卷七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 臣術六

**尚書大傳**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邪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作不入於耳鹽鐵論作不入於門 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

**韓詩外傳五**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皇侃論語疏七引乎上有不字 孔子曰吾聞君取

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按又見新序雜事五

韓詩外傳七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

韓詩外傳七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

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

似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

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說苑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劉子薦賢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

子曰吾聞進賢爲賢非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

晏子春秋諫下　晏子使于魯比其反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嘆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辟燥濕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

能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晏子春秋問下**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晏子春秋雜上**晏子使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

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於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韓詩外傳四**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

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 晏子春秋外篇上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

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長短經懼誡引尸子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獻帝奏引春秋大傳　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

三國志魏　帝紀注輔國將軍等奏　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

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韓非子難一**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不敢失禮矣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賞而

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說苑復恩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呂氏春秋孟春紀去私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呂氏春秋不苟論 武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五人御於前莫肎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

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背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呂氏春秋士容論務大**孔子曰鷰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鷰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鷰爵之智者寡矣

**鹽鐵論通有**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鹽鐵論褒賢**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

**說苑臣術**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

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說苑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

**說苑尊賢**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

往視還日廊下有二十五儁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說苑雜言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

乎哉

**說苑正諫**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白虎通諫諍**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說苑正諫**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

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肎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

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說苑雜言**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惓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抱朴子外篇逸民**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

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

**長短經臣術**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爲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此見家語姑附載之

孔子集語卷七終

# 孔子集語卷八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 交道七

**韓詩外傳九** 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此二字舊脫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注引補御覽五十五引亦同）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舊本無對字據文選注增）鄉者刈蓍薪（文選注下有而字）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文選御覽俱作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蓋字文選御覽俱作吾所以悲者六字御覽六百八十八引亦同）

**韓詩外傳九**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

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一本作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韓詩外傳十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荀子王霸**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

**荀子堯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韓詩外傳七**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

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

**說苑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羣書治要尸子明堂** 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

**羣書治要尸子處道** 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 按薛據集語作孔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

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說苑敬慎**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說苑雜言**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說苑雜言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說苑雜言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說苑雜言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說苑雜言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

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
欲窮而不可得也

說苑雜言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
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
而鼓之

說苑雜言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
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薛據集語作閑
也

說苑雜言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一作
趻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說苑雜言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

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中論貴驗**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孔子集語卷八終

# 孔子集語卷九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 論人八

繹史九十五引尚書大傳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閑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說苑雜言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毛詩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者也後漢崔駰傳注

引韓詩外傳亦有此文今外傳無

**韓詩外傳一** 荊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

**說苑立節**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爲軾也

韓詩外傳二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韞作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

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韓詩外傳二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此下本皆衍一有字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

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

韓詩外傳三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韓詩外傳四 孔子見客（薛據集語引作孔子適衛衛使見客）客去顏淵曰（薛曰上有淵字）客仁也（薛下有乎字）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薛作卽）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薛無五字）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薛作其氣）夫形體也色

心也（薛作夫形闕之包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薛作苟有溫瑩良在其中）則眉睫著（薛作見）之矣瑕疵在中（薛中上有其字）則眉睫不能匿之（薛作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薛下有言行諸中必形諸外也九字）

御覽五百十引高士傳客有候孔子者顏淵問曰客何人也孔子曰恂兮法兮吾不測也夫良玉徑尺雖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徑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曜苟縕矣自厚容止可知矣

韓詩外傳七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

蠭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陳塵埃張天（張一作漲）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蝗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

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韓詩外傳九**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或作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

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
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
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
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疑爲子宰
焉

說苑指武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
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
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
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
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
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

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

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

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力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為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買當為惡形近而譌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貫與）

罝形亦相近故元本又譌作罝仁義在己而不害不志一本作知一本作自彊不息閑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一本無可字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一本財上有宛字注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宛財佈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

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義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

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

之矣行旣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

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

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戒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

受小共大共〈供一作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懃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競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橋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
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
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
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
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
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
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
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
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
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
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

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
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
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
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
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蟄不
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
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
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
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
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
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

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葢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

過病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葢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斆往葢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葢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葢桐提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以

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諒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之子然裴駰引亦作子然行也

羣書治要尸子勸學 孔子曰自娛於櫽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

穀梁成五年傳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韓詩外傳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

以其輦服（晉語五云遇大車當道而覆）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

## 魯語下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

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忓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

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
習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
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
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
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
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
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
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
絶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魯語下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魯語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

魯語下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

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晏子春秋諫上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衣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春秋諫下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

食膚著於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

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殮不留生事棺椁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廢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

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晏子春秋雜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鐏公曰酌寡人之鐏進之于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鐏更之鐏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

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八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飲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

謂晏子曰夫齊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幷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

**新序雜事一**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

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乎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雜上**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斬衰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荀子大略**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荀子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

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荀子哀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詌（家語作鉗）無取口啍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

勝計者亡

**韓詩外傳四**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

**說苑尊賢**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無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言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

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胷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列子天瑞 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

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御覽三百八十三孔叢新序　孔子見宋榮啟期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生老而窮何樂也啟期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以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命有夭傷吾年九十歲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以守終何不樂乎　按今本失此文

說苑雜言　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

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列子說符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本此下有來字）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呂氏春秋慎大覽**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淮南子道應訓**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莊子列禦寇**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御覽九百十五引莊子**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

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鳳凰其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朱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按今本無此文當是佚篇

**韓非子說林下**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于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孫本孔子汨提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

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跡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韓非子顯學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韓撰集語引說苑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與之久處而言不充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與之久處而智不充其辯按今本無此文韓非子澹臺子羽六句在孔子曰以容取人之上不以爲孔子語也

**御覽四百六十九引玉孫子** 趙簡子獵於晉陽之山之山二字從御覽八百三十二引補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游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故也故字從八百三十二引補簡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廄養食穀之馬以千數合宮養多力之士本作奉多力之書從八百三十二引改門百二亦引作士日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憂鄰國吾字從門百二八補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也

**呂氏春秋** **君覽知分** 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

劒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劒者其次非之謂乎、

**淮南子道應訓** 荆有佽非得寶劒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佽非謂枻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劒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刼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劒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劒者佽非之謂乎

呂氏春秋恃君覽召類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注一作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

罕之謂乎

新序刺奢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

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呂氏春秋恃君覽觀表**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 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鹽鐵論大論** 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一本無才女二字

**新序雜事四**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新序刺奢** 魯孟獻子聘于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今本作以養從宋本及御覽四百七十二）賢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

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立節**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說苑復恩**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七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說苑善說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
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
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
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
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
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
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
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
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
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
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

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說苑權謀**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說苑權謀**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

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說苑雜言**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愼於持身

**說苑雜言**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說苑雜言**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

也好以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潛夫論志氏姓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雒水鬪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師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愼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

繹史九十五引留青日札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其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于魯君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勿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蓋恥

因禽語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皇侃論語義疏引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唶唶冶長含笑吏啟主冶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冶長雀何所道而笑之冶長曰雀鳴嘖嘖唶唶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

孔子集語卷九終